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類說卷四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錄監生臣周文彬

類說目錄

卷四十二

酉陽雜俎

吳剛伐樹　月中影

太史奏不見北斗　金背蝦蟇

月七寶合成　延賓宮主

守庚申　老君

龍宮仙方　三世人血塗鶴瘡

上清戊申録　腦骨厚一寸八分

八人乃火字　瓊樓金闕

紙月　木鑽穿盤石

挽鏡寒鴉集

白舍人行詩圖

餛飩

櫻桃饆饠

天漿

五月上屋

辱金

飲酒面青赤

勇怒

山澤等氣

鳴天鼓

北向理髮

衿灰傳斷

人髮掛果樹

小兒夜啼

相人影

忽雷駮　此爭先法爾

疥壁　太陰鍊形人

肉机　太白入月

琥珀　奇寒

築糠三板　木飲洲

蝗蟲　竈馬

君王鹽　橄欖

閑中好詞　鮓表

滕王蝶圖　熊鼠膽

封五岳　猢猻無脾

呪骰子　平泉花木

柳渾咏牡丹　患瘡

殺蛇　三足烏

挽歌　提幡綽入水

露筋　漢燕

類說目録

類說卷四十二

宋 曾慥 編

酉陽雜俎

賜侍臣

三月三日賜侍臣細柳圈帶之免蠆毒寒食賜侍臣帖綵毬繡草宣臺立春賜綵花樹臘日賜北門學士口脂臈脂盛以碧鏤牙筩

蝎迹成天子

睿宗為冀王日壁閒蝸迹成天子字後即位雕玉鑄金為蝸形置道釋像前

女媧墳

肅宗至靈武黄昏有婦人擕鯉手臂皆鱗甲詣軍門曰皇帝安在衆叱之即不見後虢州奏女媧墳夜聞風雨聲曉見其墳湧出雙柳樹衆疑向婦人其神也

胎髪筆

南朝有姥善作筆筆心用胎髪開元中筆匠名鐵頭

能堅管如鐵

右足寫經

大歷中東都天洋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

辟惡散却邪丸

梁武帝每歲旦賜群臣歲旦酒辟惡散却邪丸三種

婚禮

近世婚禮當迎婦以粟填臼以席覆井以枲塞窗婦

上車婿騎而遶之匝婦入門先拜竈成禮之明日行

黍世俗相傳莫究其義惟納采九物義乃可見膠漆

取其固綿絮取其調柔蒲葦為其可屈可伸也嘉禾

分福也雙石義在兩固也

秦漢以來稱呼

秦漢以來皇帝言陛下太子言殿下將言麾下使者

言節下轂下二千石言閣下父母言膝下通類相稱

言足下

吳剛伐樹

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學仙有過責令伐樹

月中影

釋氏書言須彌山南有閻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此語差近

太史奏不見北斗

僧一行長於數所善王姥其子以殺人繫獄求救於

一行一行曰吾以數推之當有赦矣翌日遣其徒授以布囊戒令從某處廢園伺之有物來其數七共捕之以囊擕來勿脫也其徒如言而往果有七豕入園盡獲之一行寘大瓮中密覆封以六一泥朱書梵字詰朝明皇急名問曰太史奏昨來北斗不見此何祥也一行奏曰此古所無惟後魏時失熒惑亦其比也惟施惠可以應之釋氏云嗔心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莫若大赦天下上從之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

現凡七日而復

金背蝦蟇

長慶中有人中秋夜見月光燭於林中如疋布視之

一金背蝦蟇是月中者

月七寶合成

太和中有二人遊嵩山迷路覺叢中鼾睡聲見一布

衣枕一襆物二人問之答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

月勢如丸其影日爍其凸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戶修

之予即一數因開襆布斤鑒數事玉屑飯兩裹分食二人曰此雖不足長生可一生無疾言已不見

延賓宮主

佛為三十三天仙延賓宮主孔子為元宮仙莊周為太極真仙韋編郎

守庚申

魂以精為根魄以目為户庚申日伏尸言人過本命日天曹計人行三尸一日三朝上尸青姑伐人眼中

尸白姑伐人五臓下尸血姑伐人胃命又曰一居人頭中令人多思欲好車馬一居人腹令人好飲食恚怒一居人足令人好色喜殺七守庚申三尸滅三守庚申三尸伏

老君

母曰玄妙玉女天降玄黄氣入口而孕凝神瓊胎宫三千七百年誕于鬱山之阿又曰老君在胎八十一年剖左腋而生生時白頭又曰日精入口而孕七十

二年而生陳國渦水之陽九井西李下形長九尺或曰二丈九尺

龍宫仙方

孫思邈隱終南山與宣律師相接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七日縮水數尺有老人夜詣宣律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龍也胡僧利吾腦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宣律曰貧道持律而已可求孫先生老人至思邈室孫曰昆明龍宫有仙方三十首爾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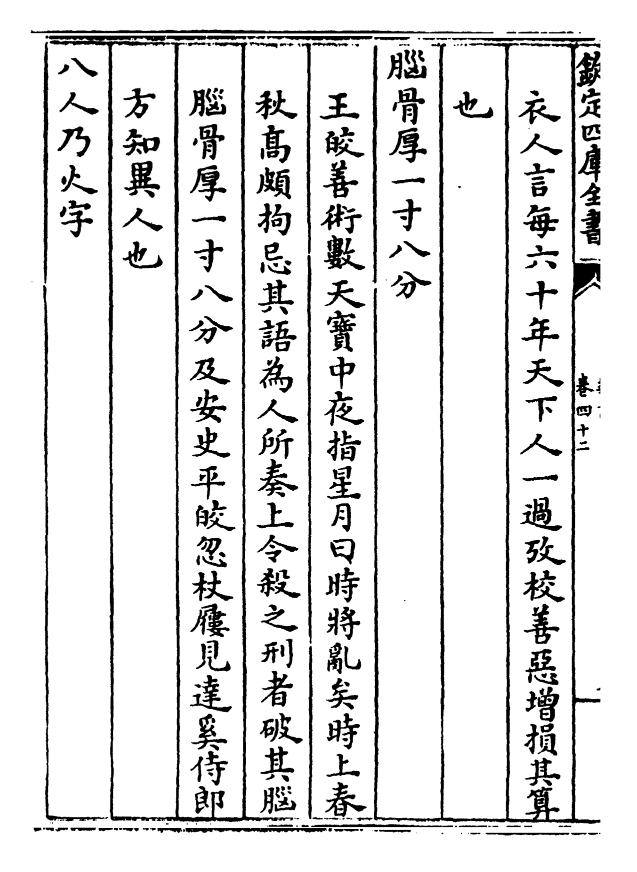
予當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令急矣固無所吝俄捧方而至孫曰汝第還無慮胡僧也自是池水漲溢胡僧羞恚而死孫著千金方三十卷每卷入一方人不得曉明皇幸蜀夢思邈乞雄黄乃命中使賫十個送峨嵋頂上中使上山見老人幅巾被褐二青衣童夾侍曰有表録上皇帝中使視石上朱書百餘字遂録之隨寫隨滅須臾白氣漫起倏忽不見

三世人血塗鶴瘡

裴沆從伯將往鄭州道左有人呻吟乃一病鶴翅關上瘡壞無毛忽有老人曰郎君哀此鶴耶若得人血一塗即飛矣然須三世是人其血方中惟洛陽胡盧生三世人矣裴乃訪胡盧生生授針刺臂復至鶴處老人令盡塗之復邀裴至一庄裴渴甚求茗老人指土龕中有杏核一扇如笠滿中有漿力舉飲之味如杏酪且云君飲杏漿當哭九族親情且以酒色為戒裴壽至九十七

上清戊申録

明經趙光貞元中夢朱衣平幘者引至冥司見妹夫賈奕與巳爭殺牛事相與辨對奕固執之忽有巨鏡徑丈虛懸空中宛見奕鼓刀趙有不忍之色奕始伏罪朱衣者引出曰能遊上清乎共登一山南院中有絳冠人與朱衣人坐廳事命光過戊申録如人間詞狀首冠人生辰以繫姓名年紀下注生月日别行横布六旬甲子所有功過日下具之如無即書無字朱



衣人言每六十年天下人一過攷校善惡增損其算也

腦骨厚一寸八分

王皎善術數天寶中夜指星月曰時將亂矣時上春秋高頗拘忌其語為人所奏上令殺之刑者破其腦腦骨厚一寸八分及安史平皎忽杖屨見達奚侍郎方知異人也

八人乃火字

翟乾祐天師嘗預言事一日大呼於夔州市曰今夕當有八人過可善待之是夕遺火焚數百家方悟八人乃火字

瓊樓金闕

翟天師嘗於江上望月或曰此中竟何有翟咲曰可隨吾指觀之忽見月規半天瓊樓金闕滿焉頃刻間不復見

紙月

長慶初楊隱之訪唐居士留宿唐呼其女曰可將下弦月子來其女以片紙作月形貼之壁間曰令夕有客顧賜光明須臾滿室明朗

木鑽穿盤石

傳先生在山修行遇異人授之木鑽使穿一石石厚五寸許云此石穿當得道積四十九年石乃穿下得神丹服之果仙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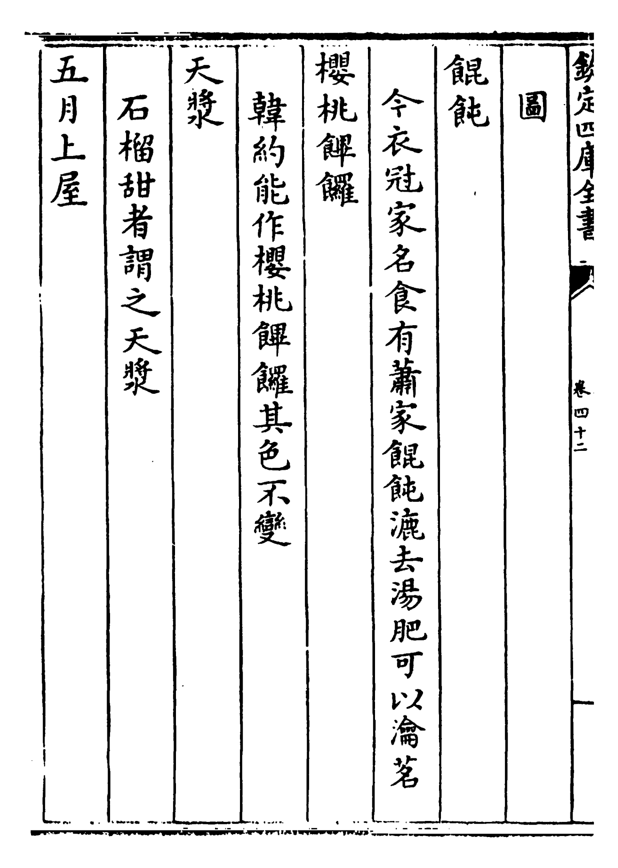
挹鏡寒鴉集

韋表微堂兄少微好扎青其季父令解衣視之胸上刺樹樹杪集烏數十其下懸鏡鏡鼻繫索有人止其側牽之叔問其故少微曰叔不曾讀張燕公詩挽鏡

寒鴉集

白舍人行詩圖

荆州街子葛清自頸以下遍刺白居易詩不是此人偏愛菊則有一人持盃臨菊叢又黄夾纈林寒有葉則一樹上掛纈凡刻三十餘處人呼為白舍人行詩



圖

餛飩

今衣冠家名食有蕭家餛飩漉去湯肥可以瀹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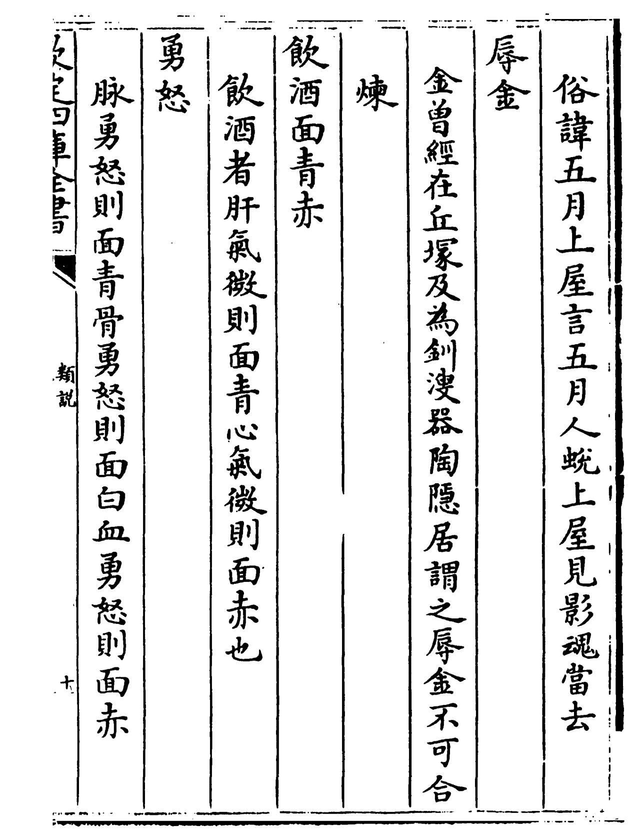
櫻桃饆饠

韓約能作櫻桃饆饠其色不變

天漿

石榴甜者謂之天漿

五月上屋



俗諱五月上屋言五月人蛻上屋見影魂當去

辱金

金曾經在丘塚及為釧溲器陶隱居謂之辱金不可合煉

飲酒面青赤

飲酒者肝氣微則面青心氣微則面赤也

勇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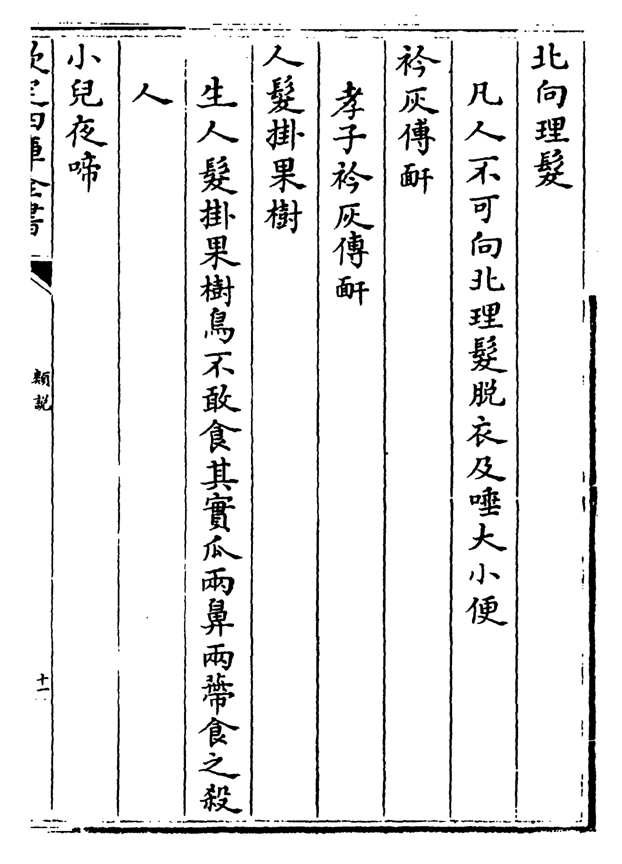
脉勇怒則面青骨勇怒則面白血勇怒則面赤

山澤等氣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喑風氣多聾木氣多傴石氣多力阻險氣多癭暑氣多殘雲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尫衍氣多仁陵氣多貪腦神曰覺元髮神曰玄華目神曰虛監鼻神曰沖龍玉舌神曰始梁

鳴天鼓

學道須鳴天鼓以召衆神左相叩為天鐘右相叩為天磬中央上下相叩為鳴天鼓



北向理髮

凡人不可向北理髮脱衣及唾大小便

衿灰傅酐

孝子衿灰傅酐

人髮掛果樹

生人髮掛果樹烏不敢食其實瓜兩鼻兩蔕食之殺人

小兒夜啼

井口邊草主小兒夜啼着母蓆下勿令知之

相人影

寳歴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日五更張燈相人影知休咎言人影欲深深則貴而壽影不欲照水照井及浴盆中古人避影亦為此近有善炙人影治病者

天藏地藏

佛畫中有天藏菩薩地藏菩薩近明諦視之規采爍目若放光

西京雜記

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呉均語恐不足用

屠馬避火

徐敬業年十餘歲善騎射英公每嘆曰此兒相不善將赤吾族公常獵命敬業入林趕獸因乘風縱火意欲殺之敬業見火逼屠所乘馬腹蹲伏其中火過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

寧王讀樂譜

玄宗嘗伺察諸王寧王夏中渾汗鞔鼓所讀書乃龜兹樂譜也上喜曰天子兄弟當極醉樂耳

賊僧刼莫氏鎖櫃中

寧王獵于鄠縣界林中一櫃扃鐍甚固發之乃少女也女云姓莫氏庄居昨夜遇賊火光中識二僧刼某至此冶態横生王悦之載以後乘時方生獲一熊乃置櫃中如舊鎖之上方求極色表上莫氏充才人經

三日京兆奏鄠縣有二僧舁一櫃入店中夜久膈膊有聲日出不啓門撤户視之有熊衝人走出二僧巳死骸骨悉露上大嘆曰寧哥大能處置此僧也

墓中對棊

有盜發蜀先主墓見兩人張燈對棊盜驚懼一人顧曰爾飲乎乃各飲一盃兼與玉帶數條命速出盜至外口巳漆矣帶乃巨蛇也

妬婦津

臨濟有妬婦津相傳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明光性妬忌伯玉嘗讀洛神賦曰取婦如此吾無憾焉明光其夜自沉而死託夢伯玉曰吾今得為神也伯玉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者皆壞衣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粧飾神亦不妬醜婦諱之皆自毀形容以塞嗤笑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立

津旁好醜自彰

長鬚國

太和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一處人皆號長鬚國拜士人為駙馬其主甚美有鬚數十根其王月滿夜大會士人見姬嬪悉有鬚因賦詩曰花無蕊不妍女無鬚亦醜丈人試遣惣無未必不如惣有王咲曰駙馬竟未能忘情於小女頤頦間乎十餘年士人有一兒二女忽泣曰吾國有難非駙馬不能救乃具舟令兩使隨士人曰煩一謁海龍王但言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長鬚國有難求救登舟瞬息至岸岸沙皆七寶龍

宮狀如佛寺龍王詢其來意士人具說龍王即令速勘良久一人白曰境内並無此國王叱令細尋勘俄報曰此島蝦合供大王此日食料王曰客固為蝦所魅耳乃令放蝦令二使送客歸中國一夕至登州回顧二使乃巨龍也

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

郭令公山居夜有人面如盤瞚目燈下公了不懼題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公之警句也後數

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數斗所題句在焉

夜义竊村人女

汝州村人夜失其女在古塔中見美丈夫曰我天人合得汝為妻日兩返下取食經年女竊窺之見其騰如飛火髮藍膚耳如驢至地乃復人矣其物返曰爾固窺我我實夜义與爾有緣終不害爾其塔去人居止甚近女曰向見君街中有敬之者有盛狎之者何也㕭曰世有食牛肉者予得而欺之經年泣曰與汝

縁盡可去矣俄頃已至其家

舞袖弓腰

元和初有士人醉卧見屏上婦人於床前踏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問曰如何是弓腰歌者乃首髻乂地腰勢如弓士人叱之上屏

狐戴髑髏

舊說狐名紫狐夜擊尾火出將為涇必戴髑髏拜北

斗則化為人

蟬化齊后

烏生杜宇蟬化齊后椰子為越王頭壺盧為杜預項

芝草吉凶

屋柱木無故生芝者白為喪赤為血黑為賊黄為喜色如女人面者亡財如牛馬者逺役如龜蛇者田蠶

耗

䳓鴒

取其目精和人乳研滴眼中能見烟霄外事

象膽

隨四時在四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秋在後左冬在後右如龜無定體也

虎鬚治齒痛

虎交而月暈仙人鄭思遠常騎虎故人許隱齒痛求治鄭曰虎鬚有熱插齒間即愈即拔數莖與之

狼狽

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常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

論猫

目精旦暮圓及午豎歛如線鼻端常冷惟夏至日暖

俗言猫洗面過耳則客至猫一名蒙貴一名烏莫有花者靈武有紅叱撥及青驄者吉祥

鼠齧

上服有喜凡齧欲得其䕃無䕃凶

蛤蜊

候風雨能以殼為翅飛

樟木船

樟木江東人多取為船船有與蛟龍鬬者

柹七絶

柹有七絶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葉可愛六佳實七落葉肥大可用以書

薝蔔花

諸花五出梔子六出即西域薝蔔花也

牡丹

前史無說惟謝康樂集中言竹間水際多牡丹開元末裴士淹奉使至汾州衆香寺得白牡丹一柯植於私第當時名公有詩云長安年少惜春殘爭認慈恩紫牡丹別有玉盤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元和初猶少今與戎葵角多少矣

茄子

一名落蘇又名崑崙紫瓜沈約行園詩云紫茄紛爛漫緑芋鬱參差嶺南多茄有宿根成樹花時取葉布路人踐之則實多名嫁茄子

蓴龜

李衛公言蓴根羮之絶美江東謂之蓴龜

燕伏戊已

鵲巢背太歲燕伏戊巳虎奮衝破乾鵲知來猩猩知往

寶苗

山上有葱下必有銀有蒜必有金有薑下必有銅錫

山上有玉者木旁枝下垂謂之寶苗

鶻止兩子

世傳鶻止兩子若三子則為一鴟

蝦姑

狀如蜈蚣食蝦

虎威

虎脇兩旁皮下及尾端有骨名虎威宜佩以臨民

明駝

世傳明駝千里脚謂駝卧屈足腹不著地而漏明最能遠行

水栗

武陵記兩角曰蔆四角曰芰芰通謂水栗

賣驢辨喪

開元中長安民喪父騎驢入市欲易之以辦喪驢忽

作人語曰我姓白名元通負君家力已足惟欠錢四千五百文可於某處某家易之如其言而往果如其數後數日往問之驢已死矣

食草木

食草木者多力而愚食肉者多勇而悍齕吞者八竅而卵生咀嚼者九竅而胎生食葉者有絲食土者不息食而不飲者蠶飲而不食者蟬不飲不食者蜉蝣也

虱卜

嶺南人有病以虱卜之向身為吉背身為凶

齒為妨物

元退處士年踰七十口食無齒咀嚼愈壯常曰今方知齒為妨物

竹平安

李衛公言北都惟童子寺有竹一柯纔長數尺公令其寺維陀每日報竹平安

移牒取槐葉

西夏無槐惟夏州有一株他州或要其葉則移牒取之

蟹芒

八月蟹腹有真稻芒長一寸許向東輸與海神未輸芒不可食也

葡萄似生荔枝

庾信謂魏使尉瑾曰昔在鄴食葡萄殊美陳昭曰作

何狀徐君方曰有類軟棗信曰君殊不體物何不言似生荔枝

橘柚金衣素裏

陳昭曰蒲萄何如橘柚信曰津液奇勝芬芳減之尉瑾曰金衣素裏見苞作貢向齒自消良應不及

王清本

有人伐枯木見大黑蛇蟠其下舉首曰我王清本也其人畏而掩之後王清者往伐得錢盈瓮因此致富

膊瘡如人面

有人膊上生瘡如人面口鼻皆具以酒飲之則面赤以食與之則膊脹因歷以諸藥試之至貝母則面聚口閉而不納因决口灌之數日成痂而愈

上帝二藥神

王布有女甚美鼻兩孔各有息肉甚大百治不瘥有一梵僧來以少藥吹鼻中須臾摘去繼一少年造門曰適有胡僧來否布具言其事少年嘆曰上帝失二

藥神我奉命來取令遂為此人所先當獲重譴矣

忽雷駁

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駁常飲以酒每月夜設二領鐔溪澗當前一躍而過

此爭先法爾

一行師本不能棋因覿王積薪一局遂與之敵手曰此爭先法爾若念貧道四句乘除語則人人盡為國手矣

疥壁

大歷中覽玄禪師住荆州陟屺寺張璪嘗於壁間畫古松符載為賛衛象為賦名士謂之三絶師見曰何為疥吾壁命加堊焉

太陰錬形人

有人掘地遇一石函發之有人偃卧白髮被體容色如玉須臾振髮而起即失所在方士云太陰錬形人日將滿自出

肉杌

明皇時有黄𩑶兒頗機慧帝常凭之以行謂之肉杌

太白入月

李白聞安祿山反作胡無人詩云太白入月敵可摧後祿山死日果見太白蝕月

琥珀

楓脂入地化為琥珀千歲積氷結為玻璃鬼血化為

瑪瑙

奇寒

梁遣明少遐宴魏使崔劼劼曰今歲奇寒江淮亦氷

築糠三板

新羅人泛海漂墮鬼國鬼執之曰汝能與我築糠三板乎汝欲鼻長一丈乎其人請築糠久不成乃為鬼拔其鼻如象

木飲洲

朱崖境内有一島居民甚衆無井海水特鹹取草木

汁飲之號木飲洲

蝗蟲

世傳蝗食苗史吏貪殘所召身黑頭赤者武官蝗頭黑身赤者文官蝗

竈馬

狀如促織穴於竈側俗謂竈有馬者必足食

君王鹽

白鹽崖有鹽如水精名君王鹽

橄欖

獨根枝東向枝曰木威南向枝曰橄欖

閒中好詞

成式與數文人作閒中好詞云閒中好盡日松為侶

此趣人不知輕風度僧寺閒中好塵務不縈心坐對

窗前月看移三面陰

鮓表

梁王琳作鮓表云伏覩除書以臣為移鎮將軍油蒸

校尉朧州刺史

駝峯肉

将軍曲良翰作駝峯肉甚美

娑羅木

西國獻娑羅木狀云隣月中之丹桂對天上之白榆

勝風

明皇令哥舒翰西征常得勝風

瓦菘

瓦菘在屋曰昔耶在墻曰垣衣

竹林圖

甯采畫竹林圖甚工有柳成秀才曰某欲薄技入彼畫中令精采殊勝如何乃騰身赴圖摸索不獲食頃出指阮籍像曰工止此矣衆顧之覺像獨異

韓幹馬通神

有神牽馬訪馬醫稱患脚馬醫曰大似韓幹所畫者忽值幹幹曰是真吾所設色者至令視所畫脚有一

黠黑缺知是畫通神矣馬醫所獲錢乃成泥也

烏獸長短

崔劭云鵲巢避風乃烏之一長狐疑猶豫亦獸之一短

梟獍

今言梟獍者往往謂壁間蛛為獍見其形規而匾伏子必為子所食也西漢春祠黄帝用一梟破獍以梟食母故五月五日作梟羹破獍食父如貙虎眼黄帝

欲絕其類故百物皆用之傅玄賦云鷹祠破獍兼用

一梟

罘罳

士林間多呼殿榱桷護雀網為罘罳誤矣記曰疏屏

天子之廟飾鄭注云屏謂之樹今罘罳也刻之為雲

氣蟲獸如今之闕廣雅云復思謂之屏劉熙釋名曰

罘罳在門外罘復也臣將入請事此復重思漢文帝

東闕罘罳災在外諸侯之象後果七年舉兵王莽性

好時日小數遣使壞渭陵園門罘罳曰使民無復思漢也凡見縉紳數十人皆謬言梟獍罘罳事

笏染

染職儀八坐尚書以紫紗裹手版垂白絲綴頭如筆通志曰僕射尚書手板以紫衣裹之名曰笏染中世以來惟人主執笏者白筆綴頭以紫囊之其餘公卿但執手版陳希烈不便稅笏騎馬以帛裹令左右執之李右坐云便為將來故事

青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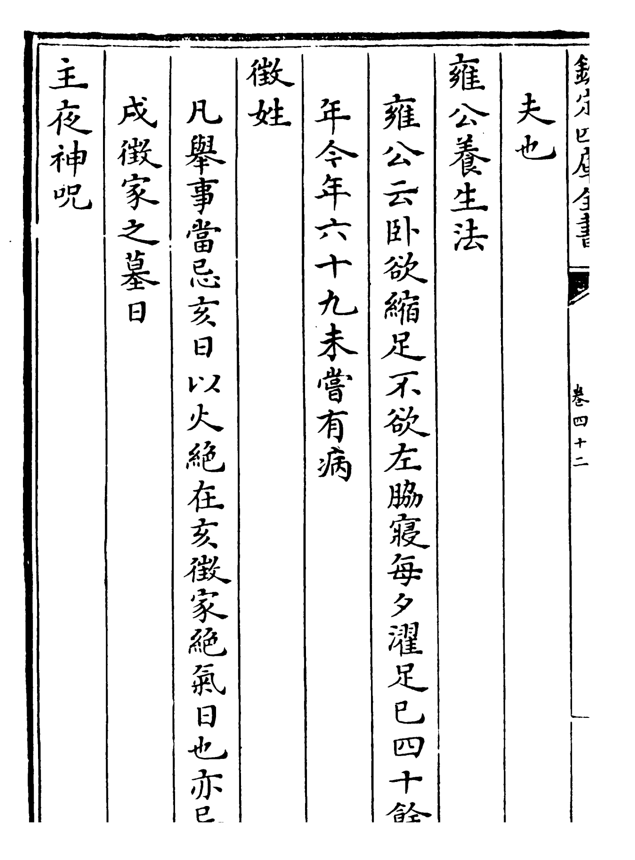
士大夫家婚禮露帳謂之入帳新婦乘鞍北朝餘風也北方婚禮用青布幔為屋謂之青廬於此交拜以竹枝打壻為戲有至大委頓者

栽植經

三卷云木有病醋心者

留鬚表丈夫

衡州石室山有僧不剃鬚鬚垂拂履盍墓留鬚表丈



夫也

雍公養生法

雍公云卧欲縮足不欲左脇寢每夕濯足已四十餘年今年六十九未嘗有病

徵姓

凡舉事當忌亥日以火絶在亥徵家絶氣日也亦已戌徵家之墓日

主夜神呪

主夜神呪持之夜行及寢可却恐怖惡夢呪曰婆珊

婆演底

滕王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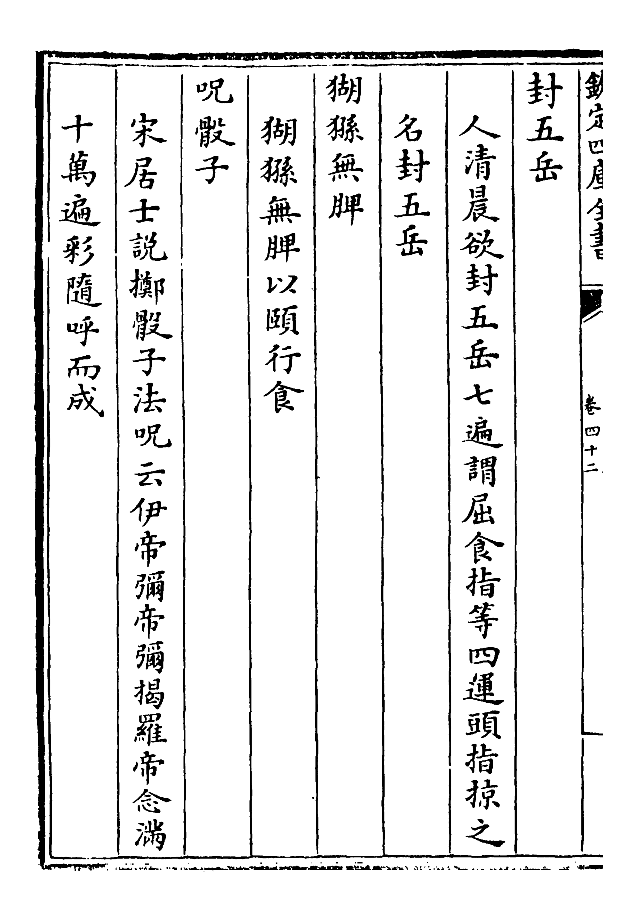
滕王蝶圖有名江夏斑大海眼小海眼村裏來菜花

子

熊鼠膽

熊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鼠膽在頭

活取則有



封五岳

人清晨欲封五岳七遍謂屈食指等四運頭指掠之名封五岳

猢猻無脾

猢猻無脾以頤行食

呪骰子

宋居士説擲骰子法呪云伊帝彌帝彌揭羅帝念滿十萬遍彩隨呼而成

平泉花木

衛公平泉庄有黄辛夷紫丁香又有同心䔲木芙蓉

柳渾咏牡丹

貞元中牡丹已多柳渾善言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柯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葵校幾多

患瘡

踐壞竈土令人患瘡踏鷄子殻令人得白癜風

殺蛇

巳年不宜殺蛇

三足烏

天后時有獻三足烏左右或言一足偽后咲曰但史冊書之安用察其真偽乎

挽歌

起於田横死從者不敢大哭為歌以寄哀新禮云挽歌出於漢武帝役人勞苦歌聲哀切遂以送終非古制也嚴厚本云挽歌其來久矣左傳云公會吳子伐

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示必死也

提幡綽入水

玄宗常令左右提黄幡綽入水中復出曰向見屈原笑臣爾遭逢聖明何亦至此

露筋

江淮間有露筋驛有人醉止其處一夕白鳥姑嘬血露筋而死北道記云邵伯埭三十六里至鹿筋驛此處足白鳥有鹿一夕為所食至曉見筋因以為名

漢燕

世說蓐泥為窠聲多稍小者謂之漢燕本草注云紫胸輕小者是越燕斑黑聲大者是胡燕其作窠善長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類說卷四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錄監生臣王宮

類說目録

卷四十三

北夢瑣言

嗜好　八行疊紙

天荒解　北韓南郭

弄笏唱浣溪沙　梛家細婢事賣絹牙郎

温飛卿謫官　東山尼失志

白鳳凰　水月觀音

讀書萬卷飲酒百杯

拆襪線　好驢馬不入行

天性不飲　朱相即是非相

題風箏　洞庭三冬無髭鬚

賈島佛　麄鄙句

自落便宜詩　駐馬上山阿

淡菜非雅物　金鏁鏁玉鈎鈎

出家者剃度　作祝雞翁

侯詠首過　聞父苦吟再生為子

用破一生心　陰兵復仇

白蓮花玉環　風流帶焰

夢旛飛揺　木星入南斗

玉界尺　坐主辱門生

病鶴詩　五髭鬚

魍鬼　採龜

睡龍　射鹿

六甲行厨　五采纒梯

這邉走那邉走　安天龍

鹿茸　紫稍花

偷江東集　僧鸞詩

鼓琴吹笛　檢譜角觝

醉鄉無戶稅

幽閒鼓吹

公主不視疾　寄杜黃裳錢并毡車

末坐慘綠少年全别

實告賢於能詩　金銅茶籠子物卷

錢至十萬通神　元載一書得絹千疋

取兒償金色　金篦療目

夢賓頭盧　青衫白帽女化羊

負錢作牛　四十二章經

諸天雨　晤言消戚戚

般若臺　判夢四法

鵲尾爐　誦法華經

醉鄉日月

醉鄉所宜　君子中人小人

霹靂酵

岳陽風土記

竹生日　偷笋

類說目錄

類說卷四十三

宋 曾慥 編

北夢瑣言

鄉貢進士李某

唐宣宗好儒雅留心貢舉題殿柱曰鄉貢進士李某

步打進士

僖宗好蹴踘鬬雞自以能於步打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作步打進士合得狀元對曰或遇堯舜禹湯作

禮部侍郎陛下不免落第

楸玉局冷暖子

日本國王子入貢善圍棋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手王子出本國如楸玉局並玉之蒼者如楸葉色冷暖玉棋子冬暖夏凉師言懼辱君命汗手死心始敢落指王子不勝問禮賓曰第三手也王子願見第一手賓曰勝第三可見第二勝第二可見第一王子嘆曰小國之一不及大國之三

油客對棊

蜀簡州刺史安重霸黷貨無厭州有油客子姓鄧安召與對敲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退立墉下竢我算路始進終日僅下數十子而已鄧生倦立飢不可堪或諷曰此侯好賂本不為棊鄧然之以十金鋌得免

不覽白氏文章

劉禹錫謁李德裕曰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吾於此人不足乆矣其文章何必覧焉

上表訴寃

令狐綯怙權出鎮維揚上表訴寃云臣非美酒美肉安能唤衆人之口

南華非僻書

令狐綯以故事訪於温岐對以事出南華且曰非僻書也相公爕理之暇時宜覧古綯怒奏岐有才無行授方城尉岐詩云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

鼻中龍虎氣交

王庭湊生於別墅有鳩數十朝集庭樹暮宿簷下常寢於途有人自云濟源駱山人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右如虎龍虎氣交王在今秋子孫相繼滿一百年大樹及堂是其兆也是年果為鎮州三軍立為留後至期而別墅之庭樹婆娑矣

許洞庭

許棠有洞庭詩尤工時號許洞庭

田家詩

聶夷中咏田家詩云父耕原上田子斸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鋤田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飡粒粒皆辛苦又曰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偏照逃亡屋

飯後鐘

段相文昌少貧每聽曾口寺齋鐘輒詣謁飡為寺僧

所厭乃齋後扣鐘後入相出鎮京南題曾口寺云曾

遇闍黎飯後鐘或云王播相公題揚州沃寺詩亦兩

存之

金蓮花盆濯足

段文昌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或窺之答曰

人生幾何要酧平生不足也

李帝師選婿

李光顏愛女未聘賓僚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公

曰某一健兒也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婚仕族已選得一佳婿乃召客司小將曰此即某女匹也超三五階軍職厚與金帛而已或曰李帝師與侯景求婚王謝何其遠哉

叉手而卧

王文公凝每寢必叉手而卧慮夢中見先靈也

禿丁

高駢鎮蜀有開元寺僧黄昏禮賛公命擒之皆背皆

斥逐語將吏曰僧徒禮念亦無罪過但以此十年後當有禿丁作亂我以是厭之其後土人果禿髮執兵號大髡小髡據此寺為寨

此豚端正

路岩貌美善巾裹閭巷有衹服修容者人必譏曰爾非路侍中耶嘗鬻豚之肆見僧豕者謂屠此豚端正路侍中不如

離蒐何處斷

路侍中自成都移鎮渚宫於合江亭離筵官妓行雲等感恩多詞所謂離魂何處斷烟雨江南岸

錦半臂

鄭愚以錦為半臂後以所業投崔鉉鉉曰真消得錦半臂

足穀翁

韋宙善治生江陵庄積穀有七十堆宣宗曰此所謂足穀翁也

命代英雄人中祥瑞

吳行魯少事内官西門軍容一日為洗足中尉以脚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理爭教不作軍容行魯曰某亦有之乃脫屨呈中尉嘆曰我為汝成之後假以軍職有功除西川節度制云為命代之英雄作人中之祥瑞

不肖子三變

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為蝗虫謂鬻庄而食第二

變爲蠹魚謂鬻書而食第三變爲大蟲謂賣奴婢而食

此輩何代無之

無字碑

趙崇標質堂堂不爲文章號無字碑

本分官

薛能尚書以文章自負累出戎鎮常邑邑有詩謝寄桂茶云麄官乞與真抛却頼有詩名合得嘗鎮許昌日令其子具韡絝諸幕客曰俾渠消灾盖不得本分

官矯此以見志

既受官爵何不食肉

崔慎由廉察浙西有瓦官寺僧為門徒有術士言相國氣色有貴子夫人妾媵皆無所見乃召曾侍更衣官妓術士曰果在此也及誕腋下有文即瓦官僧因名小字緇郎七歲尚不食肉有僧掌其腮曰既受官爵何不食肉自此方味葷血即國肖也

嗜好

崔鉉好食新撿頭杜豳公每早食饋飯乾脯崔侍中安潛好看鬬牛

八行疊紙

盧相光啓先人伏刑爾後兄弟修飾謂親知曰此乃開荒也策名後受知於祖庸張濬每致書疏凡一事別為一幅八行重疊別紙自公始

天荒解

荆州每歲解舉人多不成名號天荒解劉蛻以荆解

及第後號破天荒

北韓南郭

成令公汭一夜為巨蛇遶身乃曰茍有所負死生惟

命遂廵蛇亦亡去後鎮渚宫厲精為治朝廷號北韓

南郭韓即華州韓建成令公姓郭後歸姓

羙笏唱浣溪沙

薛昭緯恃才傲物每入朝省羙笏而行又好唱浣溪

沙詞有門生獻規曰侍郎重德爾後請不羙笏與唱

浣溪沙時謂至言

栁家細婢事賣絹牙郎

栁仲郢僕射有婢失意鬻於成都葢巨源使君欲之取致其家一日通衢有鬻綾羅者從窓下窺葢公於東繖内選擇舒卷酧酢可否栁婢失聲而仆似中風葢命扶出翌日瘳曰某雖賤人曾為栁家細婢死則死矣安能事賣絹牙郎乎

温飛卿謫官

温庭筠字飛卿或作雲舊名岐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多為隣鋪假手號曰救數人也宣宗詩句有金步揺温以玉條脫續入藥名白頭翁温以蒼耳子為對宣宗好微行温不識之詰曰公非司馬長史之流丈參簿尉之類帝曰非也謫為方城縣尉制詞云徒負不羇之才罕有適時之用竟流落而死常題村民林亭云卓氏壚前金線栁隋家堤畔錦帆風貪為兩地行霖雨不見池蓮照日紅

東山尼失志

東山尼開堂說法禪師鄧隱峯有道者也試其所守中夜挾刃入禪室欲行强暴尼懼死失志隱峯取其衵服集衆以曉之其徒立散

白鳳凰

沈詢侍郎精粹端美除山北節旄京師咸誦曹唐遊仙詩云玉詔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領東方不知今夜遊何處侍從皆騎白鳳凰即丰姿可知也

水月觀音

蔣凝侍郎亦有人物時號水月觀音

讀書萬卷飲酒百盃

高測上張燕公啓事云讀書萬卷飲酒百盃公曰萬卷書未易徵詰百盃酒以奉試乃飲以酒果如所言

折襪線

韓昭任蜀粗有文章李台嘏曰韓八座事藝如折襪線無一條長

好驢馬不入行

李德裕不樂應舉父勉之答曰好驢馬不入行由是以品子叙官

天性不飲

有士子謁陸相扆公命酒勸之辭曰天性不飲酒公曰誠如所言已扳五分盞平生悔吝若有十分不為酒自然減半

未相即是非相

光化中朱朴自毛詩博士登庸自言可以立致太平內宴日俳優穆刁綾作念經行者至御前曰若見朱相即是非相

涓縷未申

朱朴拜相時人曰朱公涓縷未申而效樂僮吹觱篥

孫氏詩

進士孟昌期妻孫氏善為詩一旦焚之以為才思非婦人之事有白蠟燭詩曰自有清香勝蕙蘭一條白

玉逼人寒他時紫禁春風夜醉草天書仔細看聞琴

詩曰近若流泉來碧嶂遠如玄鶴下青冥謝酒詩云

好是綠窻風月夜一盃搖蕩滿懷春

秦婦吟秀才

李遠詩云人事千盃酒流年一局棊唐宣宗以非牧

人之才不與郡守蜀相韋莊應舉時黄巢犯闕著秦

婦吟云内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多詆之

號秦婦吟秀才

曲子相公

晉相和凝好為曲子號曲子相公

百詩如一首

薛能題劉仁德詩卷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譏其不能變態也

李程賦且在

李程以日五色賦擢第為河南尹舉人有浩虛舟行卷中日五色賦程覽至末韻侵晚水以芒動俯寒山

而秀發大咍曰李程賦且在瑞日何為到夜秀發

一片宮商

沈光有洞庭樂賦韋岫目此賦乃一片宮商

得力於猫兒狗子

盧延讓有句云狐冲官道過狗刺店門開又云餓猫臨鼠穴饞犬舐魚砧又云栗爆燒氊破猫跳觸鼎翻頗為時貴所賞盧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猫兒狗子也

灞橋風雪

或問鄭綮新詩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

題秦皇詩

宣宗閱趙嘏詩卷有題秦皇詩云從知六國隨斤斧莫有群儒辨是非上不悅

内侍始用襴笏

唐自安史後戎柄皆付大閹魚朝恩竇文楊乃具魁

自楊複恭始用襴笏以前紫衫而已

交龍龜賦

皮日休謁歸融融尚書不見因撰交龍龜賦譏其不出頭也融亦撰皮靸鞋賦遞相謗誚

李義山重陽留題

李商隱令狐綯父楚之故吏也殊不展分重陽日義山詣廳事留題云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閣無因許再窺相國乃扃閉

此廳終身不處因怒義山官止使下員外

天靜星辰可摘

顧雲為高燕公草齋詞云天靜則星辰可摘竒險之句施於至敬可乎

歷帝記

孔緯每朝士上封事不暇周覽但曰古今存亡其知之矣未審所陳利害何如于誨上崔相啓事數千字上至堯舜下及隋唐一興一替止於歷帝記也

崇文雪詩

高崇文本將校因功授西川節度使作雪詩曰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塞號將軍那個酵兒射鴈落白毛空裏落紛紛鄙語呼人曰酵兒

題風箏

高駢鎮蜀築羅城四十里朝廷疑之一日聞樂聲知有改移乃題風箏曰夜静絃聲響碧空宫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纔堪聽只恐風吹别調中俄報移渚

宫

洞庭三冬無髭鬚

洞庭湖濶數百里秋水歸壑惟一條湘川而已僧齊已欲吟一詩未得有蔡押衙者吟曰可憐洞庭湖却到三冬無髭鬚以其不成湖也

賈島佛

進士李洞慕賈島每欲鑄而頂戴常念賈島佛

麄鄙句

包賛多為麄鄙句如苦竹笋抽青橛子石榴樹掛小瓶兒又云基是山鍾子舡為水靸鞋又云櫓揺舡掠鬂風動水搥胸

自落便宜詩

世傳逸詩曰窓下有詩留客宿室中無事伴僧眠號自落便宜詩

駐馬上山阿

顧況披道士服在茅山有秀才行吟曰駐馬上山阿

况云風來屎氣多秀才云道士莫無禮顧曰是况其人慚退

淡菜非雅物

孫光憲詩云曉厨烹淡菜春杼織橦花牛翰林曰吾子安知淡菜非雅物也

金鎖鎖玉鈎鈎

杜荀鶴詩云舊衣灰絮絮新酒竹篘篘韋相詩云印將金鎖鎖簾用玉鈎鈎其氣槩可見矣

出家者剃度

曹相確夢為僧心惡之有一士曰侍郎旦夕必登庸出家者剃度也時杜相出鎮江西公果大拜

作祝雞翁

李德裕至朱崖著四十九論叙所志嘗遺段成式書自到崖州幸且頑健居人多養雞往往飛入官舍今且作祝雞翁耳

佚詠首過

豆盧瑑罷相乗閑詣僧院獨坐儼然一叟也舉子俟詠自外門入殊不顧揖謂叟曰丈叅長史乎曰非也遠州刺史乎曰稍高又曰少卿監乎答曰更向上去生瞿然不安疑是丞郎出門知是盧相也歸貢長箋首過亦恕之留而命酒凡十盃乃小懲也

聞父苦吟再生為子

顧況字逋翁暮年一子即非熊前身也一旦暴亡況追悼哀切乃吟曰老人喪愛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

七十不作多時别非熊在冥中聞之以情告冥官皆
憫之却令生況家三歲能言冥間聞父苦吟之事
用破一生心

李頻詩曰只將五字句用破一生心

陰兵復仇

楊収貶死嶺外鄭愚尚書鎮南海忽見楊相曰某為
軍容使楊玄价譖害得請於帝賜陰兵復仇欲借十
萬緡鄭許其半曰非銅錢也燒時幸勿著地長揖而

滅即具素錢祭之後見楊乘白馬背朱弓撚彤矢有天吏鞚馬曰我殺楊玄价射中其脚俄玄价病脚疾而殂

白蓮花玉環

元和中蘓昌遠居呉中水鄉一女郎素衣紅臉若神仙中人自是相狎贈以玉環一日見檻前白蓮花開花中有物乃玉環因斷之遂絶

風流帶熖

有娼徐月英送人詩云惆悵人間萬事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前水忍照鴛鴦相背飛金陵一營妓卒而焚之月英曰此娘平生風流没亦帶焰

周禮庫

李涪尚書號周禮庫葢精於舊典也

不愛紫衣僧

狄歸昌右丞愛與僧遊有服紫袈裟者乃踈之每誦前輩詩曰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

僧比蜀茶

鄭谷亦愛僧用比蜀茶曰與僧未必皆美不欲捨之

不置油衣

孔極侍郎朝回遇雨避於坊叟之簾下延入廳事叟烏帽紗巾逢迎甚恭因備酒饌一一精好孔公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也孔公不覺頓忘宦情

内逼但請光訪

有丞郎馬上内逼急詣一空宅徑登溷軒乃大優穋刀綾空屋也將上馬穋優忽至曰侍郎他日内逼但請光訪

買鞋

薛侍郎未登第前就肆買鞋鞋主曰秀才脚第幾對曰與昭緯作脚來未曾與立第也

登華山

道士程子霄登華山偶顛仆宇文翰戲曰不知上得

不得且怔懸之又懸

阿灰作浣溪沙詞

張倖侍郎喪愛妾悼念不已其猶子曙作浣溪沙詞枕障熏爐隔綉幃二年終日兩相思好風明月始應知天上人間何處去舊歡新夢覺來時黃昏微雨畫簾垂侍郎朝退覩詞慟曰必是阿灰所作然於名教還亦不可阿灰中諫小字也

落第詩

高蟾落第詩云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胡曾下第詩云翰苑何時休嫁女文章早晚罷生兒上林新桂年年發不許平人折一枝

醮詩

李滉醮詩云一封紅篆書為奏塵寰事

天帝召滑能着棋

待詔滑能棋甚高少逢敵手有張小子請饒一路隨

手輒應一旦曰某非棋客天帝命我取公着棋請指揮家事滑奄然而逝

好食竹雞

有富商暴亡醫工梁新診視曰尋常嗜何物僕夫曰好食竹雞新曰竹雞食半夏中半夏毒也命擣薑汁灌之方甦

吃鱠眼花

有一少年眼中常見一鏡醫工趙卿曰郎君吃鱠太

多醬醋不快又有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乃設芥醋一甌忍飢啜之遂愈

婢僕詩

李昌符作婢僕詩五十首有云不論秋菊與春花個個能噇空肚茶無事莫教頻入庫一應閑物要恷恷

道士行法事不虔

玉局觀二道士上壇行法事其僕忽見四人着緋自天而下拽二道士壇前鞭背二十相次患發背而死

征遼碑

張建章泛海遇風忽有青衣曰奉天仙命請大夫俄至大島有女仙甚盛食畢告退女仙曰子不欺暗室君子人也及還風濤寂然又回風至西岸太宗征遼碑在水中建章帛包麥屑至水中摸而讀之不欠一字

夢幡飛指

劉仁恭微時夢佛幡於手指飛或曰君年四十九必

有旌旛之貴果然

木星入南斗

乾符中木星入南斗知星者咸曰金火土犯斗則為災惟木為福術士邉岡曰木在斗中朱字也識者言唐有緋衣之讖裴字為緋衣牛字着人即朱也裴度牛僧孺每應此讖安知鍾於碭山之朱乎

玉界尺

趙光逢丰神秀異號玉界尺

坐主辱門生

封舜卿與門生鄭致雍同入翰林鄭有俊才封思拙

俗時謂坐主辱門生

病鶴詩

沙門貫休風騷之外精於筆札成中令問其筆法休

曰此事須登壇而授安可草草而言成銜之遞於黔

中因以病鶴詩見意詩曰見說氣清邪不入不知爾

病自何來

五髭鬚

江陵有村民事伍子胥神誤呼五髭鬚乃畫五丈夫皆鬍腮祝呼之祭云一髭鬚二髭鬚五髭鬚

䰡鬼

江河邊多䰡鬼往往呼人姓名應之必溺死

採龜

南人採龜尿以其性妬而與蛇交採時取雄龜以鏡照之既見鏡中龜即淫發而失溺即以物取之

睡龍

江南蘆荻之間往往燒起睡龍辰州民燒起一龍四面風雷急雨不能撲滅尋為煨燼而角不化瑩白如玉

射鹿

唐州有民獵深山射中一鹿視之乃人也呼獵者曰我隋初隱此山今日合死於子之手但置我石室間獵者諾之逡巡而絕獵人旬日再往即亡其屍矣

六甲行厨

修道功深者享六甲行厨凡有所須舉意即至

五彩纒梯

馮涓失意蹭蹬有詩云取水郎中何日了破紫員外幾時休年八十五以五彩纒梯穿屋具冠帶立梯一級而終

這邉走那邉走

蜀後主裹小巾其尖如錐宫妓多衣道服簪以蓮花

冠因施胭脂夾臉號醉粧作詞云這邊走那邊走只是尋花柳那邊走這邊走莫厭金盃酒

安天龍

滄州有民子路逢白蛇以繩繫之擺其頭落須史雷電撮此子上空中為雹火燒死有朱書云此人殺安天龍為天符所誅

鹿茸

南中多鹿一牡管牝百數至春羸瘦夏食菖蒲却肥

獵者先以繩繫其茸截取之以末散也

紫稍花

龍生三卵一為吉了上岸與鹿交或遺精枯槎號紫稍花益陽道

點點師

蜀州靈鷲山有僧卧一室常用手點胸時號點點師

煎餅招鬼

夜作煎餅多招鬼神有儒生出通衢云昨夜崇福院

僧作煎餅肉羮被我番其咼器其肉羮和灰埋花欄中又一鬼於人家不得煎餅推其小婢落火復一鬼至云我能醫火燒瘡爾但與我煎餅因教之有姬夜作煎餅窓中忽露一青手遺餅而没

醫火燒瘡

醫火燒瘡無出醋泥甚驗

衣冠土梟

起居郎蕪揩寢陋無行人目為衣冠土梟

一步一計

李克用入魏博覘云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一步一計更令審探果縛芻為人縛旗於上驢負之循堞而行鄩軍已去二日矣

蒿餅子

貫休眞率嘗有僧許蒿脯未得乃拍手謂曰你蒿餅子何在

白牡丹老嫗

人之家道切要防閑嫠婦少婢僕處子不正之偶往往有馬有嫗號白牡丹蓄下胎藥臨終見嬰兒無數聚啖其腦

誦天蓬呪

曹肅西庄多為跨白鶴書生所魘有魏處士夜見跨驢者逐之誦天蓬呪無恙又夢鬼追之甚急空中有人授大斧一揮人驢俱斃

偷驢賊

王先主微時偷驢遭刑攻東川為守陴卒日夜呌偷驢賊先主謂俳優王舍城曰為我罵之優戟手指城上人且令靜聽曰我偷你屋裏驢耶城上皆笑一旦袒背示舍城無瘡痕舍城曰大好大好何處得此膏藥

蜀主詩詞

蜀後主荒於酒色月夜每言惆悵惆悵又云切道斷人生幾何有分者任作傀儡入秦至劍州悅江水之

美詩云不緣朝帝闕好此結茅廬至咸陽撰曲子云

盡是一場傀儡

迴避一抄夏供

貫休戒行精嚴求化養衆徐簡夫曰所在長老有似

蟯蜋見㸑糞盡即翾然而飛衆僧依長老相聚而食

僧亡即索然而去休怒拂袖而出簡夫曰又迴避得

一抄夏供也

替代

荆南都頭李遇疾困攝至陰府逢一人先物故者曰常侍安得此來復有一人云已追到李遇遂蘓見妻子泣其身下臥一晝人號替代

識字亂情

李義山雜纂云婦人識字即亂情尤不可作詩詩思不出二百里

龍巢龝

東陵江或浮大木蔽塞水面土人謂之龍巢龝

乞食歌姬院

裴休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曰不為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為人

間氣布衣

皮日休傲誕自號間氣布衣

偷江東集

鄭王羅紹威慕江東羅隱詩賦目其集曰偷江東

僧鸞詩

僧鸞鄙賈島詩自諷其詞云鯨目光燒半海紅鰲頭浪颭掀天白又云我不能致思於藩籬蹄涔之間

鼓琴吹笛

温庭筠善鼓琴吹笛云有絃即彈有孔即吹不必柯亭爨桐也

撿譜角觝

顔王雲論兵必攘袂叱咤若對大敵人號撿譜角觝

醉鄉無戶稅

劉虛白嗜酒有詩云知道醉鄉無戶稅任教荒却下丹田

幽閒鼓吹

公主不視疾

宣宗萬壽公主駙馬鄭尚書之弟凱有危疾上使訊之回問公主視疾否曰在慈恩寺看塲戲上曰我怪士大夫不與我為親良有以也召主責曰豈有小郎病乃就看他處乎立遣歸宅

寄杜黄裳錢并氊車

李師道跋扈憚杜黄裳為相未敢失禮命幹吏寄錢數千緡并氊車子一乘亦直千緡使者宅前伺候累日有緑輿出從二青衣藍縷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遂歸以告師道折其謀終身不敢失節

末坐慘緑少年全别

潘炎德宗時翰林學士妻劉晏女也京兆有故伺候累日不得見乃遺守門者三百縑夫人曰豈有人臣

京兆尹顧一見遺奴三百縑其危可知也勸炎避位

子孟陽初為侍郎夫人曰以爾人材而位丞郎吾懼

禍至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客至夫人喜曰皆汝之儔

也末坐慘緑少年何人也曰補闕杜黄裳夫人曰此

人全别必是有名卿相

實告賢於能詩

元稹在鄂州周復為從事相國賦詩命院中屬和復

曰某偶以大人往還謬獲一第其實詩賦皆不能也

相國曰遽以實告賢於能詩

金銅茶籠子物奄

崔造退位一二歲居閒躁悶謂兒侄不得他諸道金銅茶籠子物奄也遂復起

錢至十萬通神

張延賞判度支有獄頗冤濫公召吏嚴戒旬日須了明日案上有小帖子曰錢三萬乞不問此獄公怒更促之明日帖子云錢五萬貫公亦怒明日復見帖子

曰錢十萬貫遂止不問所親偵之公曰錢至十萬通神矣無不可為之事吾懼及禍不得不止也

元載一書得絹千疋

元載在中書有丈人來投載度其人不任事贈河北一書丈人不得已持去既至幽州及拆視之更無一詞惟署名而已大悔怒欲回試謁院吏斯須有大校持箱請書書入館之上舍留連數日奉絹千疋

段和尚製西涼州

元載子伯和勢傾中外福州觀使寄樂妓十人既至半歲不得送使者窺伺門下有琵琶康崑崙最厚乃厚遺求通既送妓伯和一試盡以遺之有段和尚善琵琶自製西凉州崑崙求之不與以樂之半贈乃傳

宣宗問於敕使何如

宣宗問韋澳曰朕於敕使何如澳即述上威制前朝無比上閉目揺手曰總未總未依前怕他在計將安出澳曰謀之外廷恐有太和末事不若就其中揀才

識者委以計上曰朕已行之自黄至緑自緑至緋皆

感恩若紫衣掛身即一片矣公慚而退

立儲宫

裴休嘗論儲宫當立宣宗曰若立儲宫便是閒人

長日惟消一局棊

宣宗坐朝次對官必待氣息平均然後問事令狐相

進李遠知杭州上曰遠詩長日惟消一局棊可臨郡

哉

遠郡謝表

宣宗視遠郡謝上表左右曰不足煩聖慮上曰無非時章奏只有此表安知其不有情懇乎吾不敢忽

張長史筆迹

張長史為常熟尉有老父過狀判去數日復至曰某實非論事覩公筆跡奇妙耳

米價方貴居亦不易

白居易礽以詩謁顧況況熟視姓名曰米價方貴居

亦彿易披卷首曰咸陽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况曰道得箇語居即易矣因爲延譽聲名大振

崢嶸甚

喬彝京兆府解試渥洼馬賦警句曰四蹄曳練番瀚海之霜華一噴生風下胡山之木葉便欲首送乃曰崢嶸甚宜以解副薦之

鴈門太守行

李賀以歌詩謁韓吏部歸極困解帶讀之首篇鴈門太守行曰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卻束帶邀之

訪李賀遺文

李藩常綴李賀歌詩知賀表兄與賀筆硯之舊託訪所遺其人曰某盡記其數為亦多點竄請得所緝者為改正公併付之彌年絶迹公怒召詰之答曰恨其傲忽常思報之其文已投溷中矣故賀篇什流傳者

少

作假天子

苗帝師落第出都門有父老曰要知前事耶曰某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苗曰一郡乎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將相乎曰更向上公怒曰作天子乎曰天子真者不得假者即得後果為將相及德宗升遐攝之冢宰三日

牛僧孺詣于頔

牛僧孺詣襄陽于頔求知頔以海客遇之牛怒而去後召客將問牛秀才發未曰已去立命小將賫書絹五百疋追之僧孺不啓封揖回

法苑珠林

梁南陽人侯慶有一銅像慶有一牛擬化為金色像曰卿夫婦負我金色久不償今取卿兒醜多以充色至曉醜多病卒像忽自有金色光照四隣隣里皆來取兒償金色

觀焉

金鐃療目

後周張元其祖喪明元然七層燈七晝夜讀藥師經每日行道曰今以燈光普施法界乞祖目明元求代暗夜夢一翁以金鐃療其祖目三日後其目果瘥

夢賔頭顱

晉釋道安者註般若諸經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説不違理者當見瑞相乃夢胡道人白頭眉長語曰君

所註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域當相助弘通可時設食也後遠公云和尚所夢乃是賓頭顱也

青衫白帽女化羊

唐長安市裏每歲元日已後遞飲食相邀號為傳坐東市趙太次當設之有客先到見碓上童女青衫白帽以索繫頸于碓柱泣曰我主人女也盜父母錢欲買脂粉未及而死其錢今在厨舍壁中坐此得罪今當償命言畢化為青羊白頭客驚告主人主人問其

形貌乃是小女死已二年于厨壁取得錢於是送羊
僧寺闔門不復食肉

負錢作牛

永徽中汾州人路伯達負同縣人錢一千後與錢主
佛前誓曰若我未還公願死與君家作牛逾年而死
錢主家牸牛産一赤犢子額上白毛為路伯達三字

四十二章經

漢明帝夢金人飛空而來未幾僧摩騰自天竺至乃

立精舍以居之今洛城西白馬寺是也譯四十二章

經傳于世

諸天雨

兜率天雨摩泥珠護世城雨美膳阿修羅天雨兵仗

閻浮世界謂熱也

晤言消戚戚

謝安與支遁書曰人生如寄耳終日戚戚遅君來晤

言消之

般若臺

陳文達持誦金剛經有人入冥見築臺云此般若臺

待陳文達

判夢四法

判夢有四法一曰无明薰習二曰舊識廵遊三曰大

偏增闕四曰善惡先兆

鵲尾爐

香爐有柄可執者曰鵲尾爐

誦法華經

釋慧慶誦法華經夜聞空中有彈指贊嘆之聲嘗遇風濤慶誦不輟舡在浪中如有人牽之倐忽至岸

醉鄉日月

醉鄉所宜

凡醉有所宜醉花宜晝襲其光也醉雪宜夜消其寒也醉得意宜唱宣其和也醉將離宜擊鉢壯其神也醉文人宜謹節奏慎章程畏其侮也醉俊人宜益觥

盂加旗幟助其烈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此皆審其宜攷其景反此則失飲之天矣

君子中人小人

凡酒以色清味重而飴為聖色如金而味醇且苦者為賢色黑而酸醨者為愚以家醪糯觴醉人者為君子以家醪黍觴醉人者為中人以巷醪秫觴醉人者為小人

不歡之候

不歡之候有九主人吝一也賔輕主二也鋪陳頹而不敘三也樂生而妓驕四也數易令五也騁牛飲六也迭惟諧七也手相闕八也歡骰子九也

害馬

酒徒謂不可與飲者為歡場之害馬

歡候

歡之候十有三得其時一也賔主久間二也酒醇而主嚴三也非觥罍不謳四也不能令有耻五也方飲

不重膳六也不動筵七也録事貌毅而法峻八也明府不受請謁九也廢賣律十也廢替十一也不恃酒十二也使勿歡勿暴十三也

明府

凡飲以一人為明府主斟酌之宜酒懦為曠官謂冷也酒猛為苛政謂熱也

飲飾

飲飾者如暑中置寒筵氷之類

三材

凡飲以一人為録事以糾坐人須擇有飲材者材有

三謂善令知音大戸也

犯觥令

初犯令律事以本戸繩之不止者置觥録事投旗於

前曰某犯觥令

飲儲

下酒物色謂之飲儲

飲器

飲器大曰武小曰文

六鶴齊飛

古者交歡多為博列子曰虞氏設樂飲酒擊博接士其齒以牙飾以箭長五寸其數六刻一頭作鶴形仙經云六鶴齊飛葢其名也宋齊以降多以樗蒱頭戰酒骰子之制亦六鶴樗蒱之變也

手執令

手執令旋其盞如羊角飛具袂如虎眼然後可以畋

漁風月轇轕筀竽以召飲徒

狂花病葉

或有勇於牛飲者以巨觥沃之既撼狂花復凋病葉

者飲流謂睚眦者為狂花目睡者為病葉

招手令

招手令云亞其虎膺謂手掌曲其松根謂指節以蹲

鴟間虎膺之下蹲鴟大指也以鉤戟差玉柱之旁鉤

戟頭指玉柱中指也潛虬潤玉柱三分潛虬無名指也奇兵潤潛虬一寸奇兵小指也死其三洛謂彈其腕生其五峯通呼五指也

令十說

令有十說有入頭有揭尾有抛過有轉江有挑心有搨首有五段有三分有轉開有合地

徵名

風雲中徵人名如朱雲斛律明月禽鳥中徵人名如

䰠豹扁鵲草木中徵人名如鄧艾越椒布帛中徵人名如季布爰絲顔色中徵人名如衛青李白形體中徵人名如張耳伯牙親族中徵人名如王郎衛子夫家具中徵人名如劉盆子公孫杵臼州郡中徵人名如馮唐孔光李廣

寒筵氷法

造寒筵氷法盛夏初夏於井側安鑊用大水晶一塊大如拳無瑕璺者以新汲水熾火煑干沸取起瓶口

小腹大滿盛其湯以油帛密封其口勿令泄氣復以重湯煑之千沸急沉井底平旦出之破瓶氷已結矣

霹靂酵

暑月候大雷霆時収雨水掬米炊飯釀酒名霹靂酵

岳陽風土記

竹生日

竹有生日五月十三也移竹栽宜用此日或陰雨土虛則鞭竹明年笋莖交出

偷筍

閭閻偷筍隔籬埋（闕）於墻下一作埋猫狗其筍自迸出